

我的观点是,有强烈求知欲望的孩子有权选择奥数,但奥数的题目性质也决定了它只适合于极少一部分人。在当今中国,奥数如此普及,吸引那么庞大的学生和家长们,并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已经完全脱离了奥数起始的初衷。

## 奥数该不该打倒

【日】加藤嘉一

目前似乎唯一合理的办法,是有关教育部门必须把参加奥数班以及奥数考试的门槛本身提高起来,并建立一个由不同人士判断一个孩子适不适合学奥数的面试机制

5月31日上午,我作为特约评论员参加了由黑龙江卫视和语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大型教育话题讨论节目《问教》,主持人是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讨论话题相当有趣,即“奥数”——奥林匹克数学教育——该不该被打倒?

曾发出“奥数太毒,毒过了黄赌毒”之观点的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说,他只是写了一篇博文,没想到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原来以为不会有很多人关注这篇文章”。

他的观点是:“奥数试题被很多数学家称为数学杂技,它是远远超过少年儿童智力水平的,给一种特定的技巧性非常高的题,或者我们通常称之为的偏题、怪题、难题,对于实际培养一个人的数学思维并没有实际好处。”

新浪网也搞了一次调查。结果是受访者果然觉

得奥数比黄赌毒还厉害,要坚决撤销的占67%以上;认为需要改革,但并没有形容得这么可怕的约为22%;坚决反对的占8.8%,还有一些认为“不好说”。另一个资料显示,只有3%的孩子是适合于奥数的神童。

在节目当天的观众中,多数家长表示,“我们也是无奈地让孩子上奥数班的。”家长们感到无奈的理由,几乎都是“被迫从众”——如数学老师推荐孩子上辅导班,其他孩子也上,不想让自己孩子落后。

果然还是与升学有关,而且如果在奥数上取得好成绩,就有可能被保送到名牌大学。

当天的节目中邀请了去年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冠军张瑞华,小张获得金牌后,由人大附中直接被保送到北大数学系。但他选择奥数的原因与大部分家长,孩子截然不同。

他说:“因为我当时就是很喜欢数学,它蕴含着很奇妙的数学思想。数学竞赛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你学过的尽可能少的知识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个竞赛最大的

作用就是培养你的思维能力。”小张说,他对数学的兴趣“与升学无关”,且希望将来成为真正的数学家。

这才是奥数应该存在的意义吧。

我自己在日本上初中的时候也学过奥数。可是,我的数学水平在班里没那么突出,只是觉得很有趣,就报名了。而且当时班里只有5%的同学自愿参加奥数,根本不是义务性的,也没有什么专门为奥数开的辅导班,顶多是参加数学老师的个人辅导。从结果看,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成绩也确实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但奥数仍然跟升学没有什么关系。大家纯粹是个人兴趣。

因此,我的观点是,有强烈求知欲望的孩子有权选择奥数,但奥数的题目性质也决定了它只适合于极少一部分人。在当今中国,奥数如此普及,吸引那么庞大的学生和家长们,并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已经完全脱离了奥数起始的初衷。

之所以如此,明明是背后那只“升学”之手在操纵。缺乏独立思维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家长们会觉得,只要能增加一点点上重点学校的几率,就要让孩子学

奥数,这个荒唐的思维的背后,是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国情,是高考那令人窒息的竞争度。

但就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来看,呼吁家长们好好与孩子沟通,真正了解孩子的兴趣和能力的,是不现实的。今天中国家长的素质达不到这种理性高度,只要奥数让他们看到一点曙光,就会逼着孩子上奥数班。像小张那样聪明又明智,会从长远的人生设计出发学奥数的学生是极少数。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坚决认为,奥数的成绩不应被一笔勾销,奥数与升学完全脱钩也是不合理的。而在中国的国情之下,目前似乎唯一合理的办法,是有关教育部门必须把参加奥数班以及奥数考试的门槛提高起来,并在各个学校建立一个由不同人士判断一个孩子适不适合学奥数的面试机制。从而使像小张那样真正的数学爱好者可以不受升学的束缚,集中精力学奥数,并使抱着盲目幻想的家长们不再不放弃这条路,下决心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本能。

摘自《东方周刊》

孔子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祷”字。他且承认“丘也祷”。我好奇:他不是“敬鬼神而远之吗?”向谁祷?祷什么人,他是旷古公认的“智慧人,会信鬼神吗?”

祷告这动作很奇怪,闭目低头,双手互握,虔诚默愿,一副无助的样子。人遇到困难时,总是立刻想办法解决,或是进,或是退,或是奔走后门,或是呼朋引类,非得摆平为止。竟然不作任何行动,做出

## 祷告

叶特生

如此无助动作,岂非窝囊?孔夫子一定从这动作中,获得某种启示,才会乐此不疲。不管有否宗教信仰,光是这个谦卑自抑动作,就是智慧。上通于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心灵得平静,灵魂得净化,是人类得异于禽兽的重要原因。聪明和愚笨,亦在此分界。环境突变,愚人忙于趋吉避凶,在恐惧和贪婪

中头脑发热,往往作出错误决定。聪明人则借祷告,安定烦扰心绪,看清形势处境,知所进退。不是不动,而是先祷后动,胜过先动后悔?这是次序问题。

自认为聪明的人都不喜欢祷告,不想用那动作来示弱,更不相信向空气说话会有效果,他们压根儿不相信上帝,他们只信

自己。都是在人的办法用尽,正所谓人穷才呼天,那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而竟然从中出现神迹。骄傲的人能信上帝,本身就是神迹。

我经常默默祷告,那是从百般挫折后学会的。脾气亦因此从暴躁转变成温和。静观万物,常有所得,所以明白孔夫子祷告的原因,亦尝到其中的益处。

摘自《时文博览》

## 中国需要社工吗?

“建议政府用16亿元购买社会公共服务。”6月15日,上海市政协通过提案,建议政府从1600亿拉动内需资金中,拨出1%用于购买公共服务领域的社工岗位。“社工”一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重要的‘角落’” “老板,他们找你们!”看到唐凯和王安琪来,牛肉拉面店的伙计,赶忙用带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高声叫马老板。马老板只有20多岁,拉面店开在上海浦东新区一条马路的拐角。马老板笑眯眯地迎出来,不停地问:“吃饭没有?进来吃碗面,真的,快进来,吃面。”如果不了解实情,外人实在很难看出,唐凯和王安琪两个上海年轻人,怎么会跟回拉拉面老板如此熟络。拉面店老板是社工的服务对象,他们之间的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家老板跟房东之间有纠纷,1年多以前,我们社工开始介入,帮助双方沟通。”唐凯说。对于从青海来的回族老板来说,跟上海当地人打交道并不是容易的事,光是听懂他们连珠炮的上海普通话,就是个问题。何况遇到纠纷,不同民族、不同利益、不同行为习惯,让双方的沟通更加困难,唐凯们要做的,就是协调双方的关系,找到最好的解决纠纷的办法。

“在这个纠纷中,从法律上讲,马老板不占理,但他们有他们的苦衷。他们一家人所有的积蓄,加上银行贷款,统统投资在这个拉面店上。如果不能继续开下去,他们一家人的损失非常大,我们也要

站在他们的角度想。”唐凯和王安琪,找房东谈了很多次,找马老板也谈了很多次。就是在来来回回的沟通中,马老板相信,社工是真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除了他们的同乡,在上海他们没有什么熟人,更谈不上朋友。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同乡帮忙。但我们去了很多次以后,他们也开始信任我们。”唐凯说,尽管最终的结果还要由法律来裁判,但社工的作用是,不让一些可能激化的矛盾发生,替服务对象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马老板只是“少数民族社工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之一,2007年,上海浦东新区民族宗教办提出服务少数民族的项目,上海群社社工服务社竞标承接了这个项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大多数内地人,还比较陌生。简单地说,政府部门希望少数民族居民进行服务,他们出资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让专业的社工去承担服务少数民族的工作。

乐群是上海最早成立的专业社工民间机构,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事实上,在大多数人还对社工这个职业一无所知的时候,上海的民间社工机构已经开始逐步壮大,并开始成熟。除了乐群,上海已有10多家注册社工机构,此外,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民间社工机构也非常活跃。

不是居委会 医务社工莫小姐,是很多中国内地观众对社工最初

是北京大学。但在专业教育的前十年,社工只有专业教育,没有就业岗位。直到1996年,上海浦东新区才开始出现国内最早的职业社工。

任何事业的开拓总是充满艰辛,而对于内地社工来说,最大的难处在于,很少有人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

唐凯和王安琪在“少数民族社工服务”项目中负责唐桥街道,这个街道一共有9家拉面店,还有700人散居在居民区的少数民族居民。唐凯还记得,2007年第一次走访拉面店,他进一家拉面店,对一位正在拉面条的师傅说他是社工,想找老板。这位师傅回答:“老板不在。”唐凯去了好几次,最后终于知道,回答他“老板不在”的就是老板。在中国内地,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社工”这个职业名称,也不了解,有这样一种职业,完全独立于政府机构,以帮助别人为目的。

“社工跟居委会大妈有什么区别?”内地社工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内地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是“单位人”。在单位,关心职工疾苦,解决职工困难的工作,一般由党政干部、工会干部、妇联干部完成,单位不管的,有居委会大妈来管。在今天的社工看来,党政干部、居委会大妈,都是业余的社会工作者,而职业的社工,必须经过“行”的教育和培养,获得社工资格。

随着单位负责制老病死的体制被慢慢打破,更多的人成为社会人,过去的“业余社工”将逐渐从人们的生活淡出,内地城市,也越来越需要专业的社工。

摘自《新民周刊》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 zzwzbwh1616@sina.com

1978年,任继愈担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

李申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任继愈的研究生的。之前,他是部队上的参谋。因为在科尔沁草原救火时被烧伤,面目全非的他在30岁上被要求退休。他不想这辈子就这么终结,决定通过考研究生重新找工作。他并不喜欢中国哲学史这个专业。只因为这个专业不考外语,而自己还懂点古代汉语,“希望通过考试,找到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面试的时候,当着任继愈的面,他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专业,我要工作。”“如果没有任继愈,他绝不会被录取。说到这里,他几次止不住流泪。读研究生时,1979年

### 错一个字罚1000块

在团队里,我总是以悲天悯人的好人形象出现。这要感谢我的制片人和主编们,斩尽杀绝的恶事都由他们出面,我只在编导们彷徨无助时递上一张纸巾,这让他们感觉我亲切无比。其实,我是真正的笑里藏刀。

每次《鲁豫有约》播出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致电我的主编,气急败坏地指出节目的问题。有一阵儿,字幕里总能看到刺眼的错别字,怎么根除?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罚!错一个字,罚1000元人民币。

重罚措施刚一宣布,就有人不幸撞到枪口上。一天我看到有编导把身陷囹圄打成了身陷淋雨,我的火噌地一下蹿得老高,二话不说立刻给制片人曹志雄打电话。等我放下电话火气渐消,这才开始于心不忍,这倒霉的编导会被扣掉两千块钱啊(主编也跑不掉,照样会被扣掉两千元)!辛辛苦苦做了半天,节目整体水平也不差,仅仅因为粗心大意错了两个字就被罚得这么惨,真是够背的。

## 什么是大师的标准

左右,他跟着任继愈到太原去开会。在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说法。当时几乎没人就此发表什么看法。“可能过于石破天惊,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分组讨论时,也没人讨论这个问题。李申也是后来才接受老师的学说。他算了算,有近20年时间,全国支持儒教是宗教的人不超过5个。

任继愈很重视如何将个人认识变成群体认识,提出了群体认识论。他举过彭德怀的例子。“彭德怀的话没错,但他的观点就没变成一个群体的东西,达成共识的少数人,三五个人,那就不行。后来变成群体观念之后,你再

想反彭德怀就反不成了。历史就是这样。”

任继愈曾把哲学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60分等级,一部分是60分以上等级。“民族的认识、群体的认识,这个很关键。当初就有人说‘开民智’,这个很重要,这是60分那一部分,也是最需要的。”

“在中晚年,任先生做了很多编辑工作。《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这是很大的工作,花了他很多精力。把他个人的研究放到一边,去做大量的资料汇集整理,很了不起。”李泽厚说。

李申告诉记者,任先生去年就发病了,中间出过院,仍然每周两次到办

公室上班。“我见到他,是参加《中华大典》的审稿会,要求我们每人审阅其中的约10万字。他由护工陪着,带来厚厚两大包。那是送审的全部稿件。他说他的意见都在里边。”

任继愈曾表示,编完这些书之后他想做自己的东西。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任继愈和季羨林的去世,把什么是“大师”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陈明坚持的观点是,我们可以没有大师,但不能没有关于大师的标准。“这几十年中世界各国的大师是什么概念?成就是什么量级?一个素质很好、很勤奋的人,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满意的事?为了使今后的大师做出贡献,我们要怎样改革文化生产和评价制度?”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 我当领导“心狠手辣”

鲁豫

时。我的化妆间里安静极了,工作人员都躲得远远的,谁谁怕被我问到为什么还不开始。

我怒不可遏了。“什么原因?”我咬着牙沉着脸质问犹犹豫豫不敢靠近我的制片主任。“编导刚把片子编完,正在赶呢。”我那老实厚道的制片主任颇不情愿地说出了实情,我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外走,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铁门前。铁门敞开着,我就双手叉腰站在水泥台上,眼睛死死盯着台阶下的路。所有来演播室的人和车都要绕道这里。

又过了大约10分钟,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开了过来,停在我的面前。我双手抱在胸前,脸涨得红红地盯着车门。出租车后门迟迟疑疑地打开了,编导抱着一摞带子低头下车,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车旁,六神无主地看着我。我豁出去了,就算有娱乐记者扛着机器在我面前我一样会大声骂人。“为什么迟到?”我脸色难看,

声音严厉。

“我在公司编现场要放的片子,刚编完。”编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双大眼睛害怕地看着我,眼圈已经红了。

“早干什么去了,这是你昨天晚上就该完成的工作!”我的嗓门不知不觉得扯得很高,脸上的表情想凶凶狠极了。“你知道全场有多少观众在等着你看你吗?”编导不说话,只是一边哗哗地流眼泪一边拼命点头。我呢,边说边发抖,我最怕被人逼到墙角,让一向言行得体的我失态失礼。一想到我在同事面前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就此毁于一旦,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我又大喊了5分钟,看看身边悄悄站了一排的同事说:“开工吧。”

晚上我收工坐车回家,内心涌起一阵深重的内疚。最后,我干脆接通了下午被我劈头盖脸一顿狠骂的编导的手机,电话一通,那家伙呜呜咽咽地掉开了眼泪,我诚恳恳地道了歉,这比我好受了许多。

摘自《青年博览》

### 最用功的学生

自刘国正“退学风波”被披露以来,中国男乒主帅刘国梁同样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最多时一天能接到十几个电话问他的求学情况。日前,记者也拨通了老朋友刘国梁的电话,聊起读大学的事儿,刘国梁非常配合:“你已经是第N个关心我上学的情况了,快毕业了啊。”

目前,已经在上海交大上整整6年的刘国梁正在北京准备毕业论文,毕业之后还将在上海交大经管学院攻读研究生。与一些混文凭的体育明星不同,刘国梁上大学是为了多学到一些知识,充实自己。据刘国梁的老师、上海交大体育系顾圣益教授透露:“刘国梁可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生。”

2003年4月刘国梁得以免试入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当时,校方为此特意召开新闻发布会,即使在网罗了众多世界冠军的上海交大,依然轰动一时。两个月后,27岁的刘国梁被正式任命为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队主教练。此时回过头来看,刘国梁选择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是颇有远见的。

“我上来上大学不是为了文凭。是想学到乒乓球以外的管理方面先进知识,帮助我贯彻到工作,融入到队伍管理中。乒乓球的辉煌要延续下去,需要我来学习和武装自己,做主教练就得跟得上时代。”刘国梁诚恳地说。虽然教授们并不都是体育迷,也不太了解教练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刘国梁说:“这没关系,我想都是大同小异,相通的吧!体育毕竟有特殊性,我对跟管理有关系的课程比较感兴趣。”

在专业课“人力资源管理”课上,老师给刘国梁作了一个职业倾向测试,测试的结果表明刘国梁个性中挑战倾向占主导,属于专

## 体育明星上大学

长技术型、服务型人才。头一次接触这种测试的刘国梁既感到好奇,又佩服结果的准确性。“昨天我和老师探讨得最多的就是人的气质、性格后天能不能改变。”刘国梁说,“了解到了这些知识后,我可以很好地用到队伍管理中。”结果,一年后刘国梁就把“千年老二”打造成了世界超巨星,这除了自身的专业能力外,也不能不说是知识的力量。

记得在十运会期间,记者曾经去上海交大探访刘国梁,那时国家队员都回到俱乐部打乒超联赛,刘国梁正好抽出时间上课。每天早上8时,下午2时,刘国梁都会准时出现在法华镇路上的交大安泰经管学院。一只LV书包,几本课本,一本笔记本,拿惯了乒乓球拍的手如今握起了笔。偌大的教室,老师面对的学生只有刘国梁一个。一天在教室里坐六七个小时,回到房间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刘国梁对记者说的第一句就是:“没想到上学也挺苦的。”不到一个月,刘国梁瘦了许多。

听说刘国梁成了交大学生,最初几天不少追星族一到下课时间就拿着本子、乒乓球拍来找刘国梁签名。而课间10分钟,通常是刘国梁打电话到队里了解情况的时候。由于刘国梁身份特殊,他上课时是可以接听手机的,他总是很自觉地把手机调到振动档;如果是工作电话,在得到老师的允许后,刘国梁才会接电话。对于刘国梁严谨的求学态度,很多老师十分欣赏。

4年前在十运会结束时刘国梁已经修完了18门课程。后来,即使在备战北京奥运会的紧张日子里,刘国梁也忘不了攻读本科课程,经常读书到深夜。作为男乒主帅,刘国梁一直都有不间断的训练和比赛。因此,除

## 名流故事

了每年都会安排固定时间到学校上课外,他的很多作业还要通过网络交流来完成。再有一个月,刘国梁就将拿到交大的毕业证书了。刘国梁告诉记者,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在交大完成硕博连读,“邓亚萍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我可能做不到像她那样,我不能完全脱产,但我相信,无论我学到哪个阶段,都要认真学习,力争做到学以致用。”

### 最潇洒的学生

最潇洒的“体育明星”大学生,非刘翔莫属。按照华东师大当初的计划,再有一年时间刘翔就将是体育博士了。

8年前,刘翔荣幸地成为华东师大的本科生,3年之后不但顺利毕业,而且还因雅典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被授予华东师大“优秀毕业生”称号,同时还获得了20万元奖金。更让人羡慕的是,刘翔此后又被推荐免试直升华东师大研究生,硕博连读。他的教练孙海平也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4年前,刘翔赴华东师大注册研究生时,记者也亲临现场,见证了激动人心的一幕。当时,刘翔以新生身份,在教练孙海平以及父亲刘学刚的陪伴下,来到华东师大体育学院办理注册报到手续——他将在未来5年攻读体育管理方向方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那一天,刘翔乘汽车到达华东师大体育学院楼前,身着蓝黑条纹上衣的他从车里探出头来,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百倍。早已在此蹲点的几十名学生和记者立刻蜂拥而上,尖叫声此起彼伏。即将与刘翔成为同窗,体育与健康学院一年级硕士生小刘格外兴奋,报出刚时候看到花名册上一个名字就是刘翔,今天终于把他盼来啦!

为了保证现场的秩序,

刘翔注册一事是完全保密的,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打听到了,刘翔的魅力实在太大了。体育学院办公室的包老师笑着说。

短短15分钟的注册时间内,刘翔向校方递交了华东师大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并接受了学校颁发的学生证、校徽、校园卡以及学生手册,刘翔向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张济顺递交了“刘翔奖学金”8000元人民币。从老师手里接过校园卡,刘翔一边连声称谢,一边把卡挂在了胸前,还摆出各种造型,让记者们拍个够。

谈及刘翔这位特殊的学生,华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小英表示:“刘翔对我们学校充满了感情,我们也希望为他创造最好的学习条件。”“送课上门”,这就是刘翔享受到的“VIP待遇”,因为忙于比赛和训练,刘翔不可能像其他学生那样天天在课堂里学习,为此华师大特意安排孙海平去莘庄训练基地为刘翔授课。“师资力量,学校为他提供了最好的老师,他的导师是院长李烈,外语课则由外语系系主任亲自授课。”按李小英的说法,学校希望能给刘翔带来最大的帮助,“季浏老师是运动心理学的专家,由他来做刘翔的导师,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小英透露,尽管刘翔新的课程表尚未制订,但是运动心理学、英语几门主要课程是必修的,此外刘翔还有意在今后学习体育管理方面的课程。

刘翔在华东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预计花5年的时间攻读体育管理方向方向的硕博连读课程,其间将完成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等13门课程的学习,共计35个学分。与此同时,在注册那一刻华东师大已经为刘翔制订了周密的培养方案,有10名以上的导师将上门指导他。所以说,无论是求学的“效率”,还是上课的待遇,刘翔可谓是中国体育界最“潇洒”的学生了。

摘自《新民周刊》